春秋集義

一

春秋集義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春秋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集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為合陽人嘉定中太學生而是書首行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藝文志載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嘗見宋李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刋行之非王氏别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録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彛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為二也張萱内閣書目稱其採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于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採

如楊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説不一
而足謝湜尤多薈萃考之未審耳經義考載
是書前有綱領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
皆不載蓋傳寫佚之然春王正月條下自註
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綱領當有三卷故
有上中下之分經義考作二卷亦小誤矣今
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尚存謹録而補之
仍釐為三卷以還其舊焉乾隆四十三年二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義原序

昔呂給事元鈞為吾鄉銅梁令實事濂溪先生嘗謂其志清才醇行敏學博讀易春秋探其源而濂溪序彭應求崇聖院詩自言往在袁州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竊意先生道德之高聲聞之遠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然學士大夫之所以從之者或師其文學或師其政事或師其德行至於相與講磨孔孟之絕學而獨得夫聖賢不傳之秘者明道伊川而已蓋自金陵王氏得志而頌

其所謂新經者於天下自後其徒互相祖述推尊之以為聖人復生庠序專以設教科舉專以取士其或不由此者一切棄絶甚者屏逐之學士大夫知有新經而不知有其他當是獨吾鄉之老師宿儒從事易春秋論語其議論講說令其存於世者又復專主伊川之説深探力取持之不變蓋其當時親聞於濂溪者父兄相與謹而傳之風流餘韻至是而未泯耳正少蒙義方之訓早知誦習伊洛之書竊嘗以為後之學者不欲為孔孟之

學則已如欲黜異端祖述孔孟當由是而入焉其始聞之者皆怫然不悅而同志於此者不過數人其後學之既久則亦有聞風興起相與慕用而爲之者不幸未幾而僞學之論起於是向之興起慕用者往往消沮退縮至有背而馳者矣北巖李明復伯勇以文獻故家自其少時已能汲汲於學服膺諸老之書信之甚篤求之甚至惟其趨向之既正是以見於言詞者亦卓然不惑於世俗好惡是非之私故雖屢困塲屋而未嘗悔則其志

豈在於釣聲名干祿利而已哉伯勇於經無所不學而尤盡力於春秋故凡濂溪明道伊川横渠而來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之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博訪無所遺逸爾乃定其後先審其精粗各附於本章之次名之曰春秋集義凡諸老先生平日之所講明以遺乎後之人者皆粲然在目而聖賢傳心之旨可坐而至真求道之軌轍而入德之門户也間攜以示余且謂為之序以冠其篇首余讀之撫卷太息曰是

固余平生之志而力有所未暇予能成之予之志偉矣
昔石子重會諸老先生之言為中庸集解朱文公為發
明其書且刪其重複去其訛誤以為輯略恨予生晚不
及見文公正雖幸及見之而心力衰耗顧不足以任兹
事姑為序其本末以待後之學者庶幾後之學者知師
友淵源之所自云爾嘉定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山
陽度正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為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為風雨霜

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亦不翅口訓而面命矣人盖有由之而弗察者孔子之政布在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為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為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盖陷溺之深者而猶知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

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欲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未之知懼焉余為之懼又以自懼參觀諸儒之傳至本朝諸大老始謂此書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禮明義精殆未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為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稡以附於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尚慮觀書未廣析理不精又慮開卷瞭

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余爲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乃書以復之嘉定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朔白鶴山人魏了翁書

進春秋集義表

臣聞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褒貶者萬世賞罰也昔孔子作春秋人見其所褒貶者既往之人也不知聖人固為來者設也論者乃謂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豈知春秋蓋亦推而行之乎漢董仲舒記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孔子者亦謂春秋即行事矣夫豈必待居位用權而後為行事乎哉雖然有孔

子之聖則可無孔子之聖則僭矣達而賞罰行聖人處常也窮而褒貶作聖人處變也春秋樂道堯舜蓋堯舜處其常而孔子處其變試觀春秋初年何往而非變惠公隱桓之傳國父子之變也祭伯非命而私交君臣之變也仲子妾母而上僭夫婦之變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三綱盡變於一年之間春秋雖欲不作可乎哉春秋因其變書之將以復其常也或曰是知其不可復而復之者乎曰非然也書其變於一時復其常於萬世故孟

軻氏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思其説而不
得至本朝周惇頤明之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
後也先之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嗚呼知孔子者
惟軻知軻惟惇頤乎惇頤春秋之學程顥程頤得其傳
頤嘗作傳而顥則閒及之若張載則與顥頤講明而得
之若劉絢謝湜則見而發明之若范祖禹諸人則見而
知之若胡安國則聞而發明之若李侗諸人則聞而知
之其派分其源同説雖不無稍異而尊王賤霸內中國

外夷狄即事明綱常以著人君之用則一而已臣幼習
春秋靡惑他岐嘗取惇頤以下十有七家或著書以明
春秋或講他經而及春秋或其說之有合於春秋皆廣
搜博訪始乃定其後先審其精粗凡總論春秋大旨者
歸之綱領若專指一事而言則各附本章夫春秋即天
理也天理在人不容已也近取諸身春秋在焉驗諸履
踐何莫非天理之流行雖然此一身之春秋也而畝畝
微臣之心將冀是經自聖主昭明之則措諸事業何莫

非天理之著見此天下之春秋也臣願聖主昭明孔子
之春秋以復堯舜之常昭明孔子之褒貶以行堯舜之
賞罰斯與三聖異世而同符矣則是書也臣安敢為一
家之私藏哉安敢為一家之私藏哉大學生臣李俞謹
上

諸家姓氏事畧

周惇頤

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終虞部郎中謚元學者稱濂溪先生惇頤於春秋雖無解釋然其言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葢發明孔子之本心而廣孟子不盡之意臣今所集諸家之義葢以惇頤為宗自惇頤以下得其傳者程顥程頤則又以次

取焉

程顥

顥字伯淳河南人終宗正寺丞謚純學者稱明道先生顥於春秋亦無書然其言春秋以為莫謹於華夷之辨至論王霸之際深明天理人欲之分欲人君以堯舜為法若桓文管仲之事義所不由蓋深於春秋者也其弟頤傳春秋亦多用其說今互出之以表其一家之學

程頤

頤顥之弟終西京國子監教授謚正頤傳春秋雖無全書然論春秋大法則一序盡之矣其他見於門人記錄有果為頤之言者有得其意而非其言者其徒謝湜劉絢最得其意亦各為傳惟湜有全書絢之書則程氏雜說及李參所錄程氏學載焉間亦有頤語也頤於春秋發明大有功至胡安國遂廣其說而春秋之義明矣

范祖禹

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終翰林學士兼侍講按朱熹伊洛淵源錄亦據鮮于綽所記列為程頤門人又稱其所著論語說唐鑑盡用程頤之意頤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又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臣今於其書有及於春秋者悉取附於本章

謝良佐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歷仕州縣曾召對除書局官程

顥初見以為展拓得開程頤亦以王佐才許之良佐嘗語學者以春秋云向見河南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絢得先生旨意為多良佐為論解及語門人間亦合於春秋之義今取之

楊時

時字中立南劍州人終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南方學者從程顥兄弟惟時與謝良佐游酢三人以高弟稱時與程頤往來書講論春秋之

學極詳又嘗語學者昔聞之師云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又其所著書如三經義辨論語孟子解多有及於春秋之說其後胡安國為春秋傳間與時商確時之傳為羅從彦從彦傳延平李

侗

侗傳朱熹

侯仲良

仲良字思聖江陵人從程頤學或言其嘗從周惇頤

朱熹考其年月不合然仲良程頤高弟也今論語說

及中庸解等書閒有及於春秋者亦附本章之次

尹焞

焞字彥明洛人曾以逸民名賜和靖處士終徽猷閣待制嘗因蘇炳以見程頤以篤行稱於其門嘗曰孟子善讀春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焞謂程子亦善讀春秋春秋土功必書重民力也或以胡安國春秋傳示焞焞曰昔侍程子嘗有所聞尚能記一二呂稽中謂其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

為講解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併取其說焉

劉絢

絢字質夫河南人以通春秋名為太學博士有人問程頤春秋學曰已令劉絢作傳絢傳成來呈頤曰郤看頤親作據尹焞謂程傳竟不成書劉傳亦不出然令世傳程氏雜說首卷所載皆絢傳而李參所編程氏學自言併程子語録之今十三家春秋集解皆目為程解誤矣臣今亦不能別其孰為程孰為劉各按

其書為標題亦疑以傳疑焉若其師友淵源之學則昭若日星無可疑也若夫朱熹所定程氏經說自有春秋傳二卷胡安國每援以為據與今劉傳不同是則為程傳又何疑焉

謝湜

湜字持正懷衣金堂人終國子博士二程來廣漢湜往從之嘗解春秋以呈程頤頤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然尹焞謂其久從程頤則其書成當在頤既歿

之後近年山陽度正始訪得其書於懐安録板以行世方獲見大抵説多本之頤比劉絢極詳細頤春秋學得湜得絢後又得安國而其義昭著矣

胡安國

安國字康侯建川崇安人終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因同舍靳裁之得聞西洛二程之學嘗詔以春秋進講以學未卒業辭退乞編集因得程頤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蓋以自信年六十一書成宋高宗

稱嘆其書世所共見然講說之詳則雜見他書多與其傳互相發明者今併取之安國一生精力盡在是矣

呂祖謙

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至祖謙又與朱熹張栻講明益詳尤嗜春秋左氏傳有春秋集解左氏博議等書行於世嘗言觀春秋見聖人以禮杜亂名義之間凜乎不可犯也而左氏所載國之安危人

之壽夭又皆以禮觀之故祖謙發明春秋以禮為本
祖謙自言博議特為舉子課試之文作爾朱熹亦於
其門人所記左氏說有取焉臣今亦惟其解釋經義
者取之講傳而與經不相關者略之他書有及春秋
者多所援據祖謙晚著大事記以見意嘗謂司馬光
通鑑效左傳而目録效春秋臣於朱熹通鑑綱目祖
謙大事記亦云
胡宏

宏字仁仲安國之季子也嘗被名旨以疾不克造朝學者稱五峯先生㓜志於道從楊時侯仲良游而卒傳安國之學故其論春秋皆安國遺訓著皇王大紀亦以發明春秋之旨嘗曰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切於春秋臣今所援取皆雜見諸書各以章次附其說焉

李侗

侗字愿中南劔州劔浦縣人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

之學於楊時遂往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説盡得所傳之奥學者稱延平先生新安朱熹從之嘗問春秋大旨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熹服其言終身不敢輕議褒貶蓋得於此侗無書傳世惟熹所錄平時語有問春秋者數條臣今取附本章

朱熹

熹字元晦亦字仲晦父世居徽之婺源後徙於建終華文閣待制謚文學者稱晦庵先生從屏山劉子翬游又從李侗卒傳程氏之學爲學者宗熹平生於易詩中庸大學語孟皆有成書獨於春秋自謂不敢臆度尊之也然其言曰春秋大旨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又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

貫通乃正誼明道之書不可於一字一義間妄求褒貶臣細考其說於諸書發明春秋最多而世莫察也熹晚年著通鑑綱目一書頗用春秋遺意此又熹不言之秘臣今雜取熹諸書及其門人記錄各附本章細味之當知熹深於春秋者熹讀春秋雖程氏說間亦疑之自餘皆未敢輕信觀其所疑益知其所信之不妄

張栻

栻字敬夫廣漢人魏國公浚嗣子終右文殿修撰謚
宣從胡宏學益務取友以力求所未至學者稱南軒
先生嘗謂學者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凡無所爲而爲
之者王者之事也霸者則有所爲而爲之矣又曰春
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此書取其大義數
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
權萬變矣栻於春秋雖無書而間因解釋他經或旁
及之率得春秋之旨臣今悉援據焉

春秋集義綱領卷上

宋 李明復 撰

程頤曰外寇內侵諸侯方伯明大義而攘卻之愼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則名亂之道是故春秋謹中外之辨

程頤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用禮之書夫禮所以經國家定民人安社稷也無禮而天下亂矣故于春秋之法極謹嚴諸侯有廢先王之禮則外之韓愈言

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夸其名理皆善詩
書易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
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
法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
事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劉絢問孔子何為作春
秋頤曰堯舜至于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
尼參酌其宜為萬世王制之所折衷此作春秋之本

意也觀其告顏子為邦之道可見矣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不正也詩序云主文而譎諫是也　又曰此為作春秋而言也　又曰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或問趙盾弒其君夷皐又問許世子弒其君買皆從傳說公羊說春

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又曰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春秋易詩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始穩孫明復之說是孫明復大槩惟解春秋之法初不見所寓微意作如是觀有何意味　又曰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

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别　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義故春秋之法以尊
周為本大抵卦爻始立義理即具聖人别起義以錯綜
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别一般事
便書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又曰上
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
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
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作春秋也孫明復主以無王

而作亦非但顔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又曰忠質文更尚一王之制孔子蓋不欲也故立百世之通制其制寓乎春秋矣告顔子為邦者則其大畧也至於今一千七百餘年矣而未有識之者也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生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

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顔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又曰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但折以中道耳　楊

時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賞罰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

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一本為程氏語　又曰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果不難看　又曰河南程頤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時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理須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尹焞曰孟

子善讀春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程子亦
善讀春秋上功必書重民力也　又曰吾其為東周欲
行王道尊周室人有語及為文者焞曰嘗聞先生云聖
人文章載在六經自左丘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又
曰有上王安石書請問六經之旨安石皆荅之至春秋
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以是知安石比
後之無忌憚者大段識好惡其徒乃廢春秋而後人謂
安石意非也何以解春秋止是斷爛朝報未必然也安

石不解春秋以其難知也後人以其師無說卻無從穿鑿遂因以廢之可哀也已安石嘗語學者云詩書禮蓋已解之若易春秋亦有未盡處未敢成書爾今人箇箇非安石其學問固有非處然廢春秋非其意也　又曰趙岐謂孟子尤長於詩書只是以引詩書處而言也且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則其於春秋豈不長邪　或曰稷之播種禹抑洪水周公懲戎狄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其能者人

也於是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乃知人之所負荷者可謂至重舜人也吾人也我猶未免為鄉人不能盡其道也焞曰甚善此語昔嘗聞之二先生也　又曰詩書禮春秋皆可默識其意　謝良佐曰春秋向見河南程子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絢得先生旨意多

謝湜曰典禮隳仁義晦聖人作春秋春秋王道之日月也予奪失中刑賞失當聖人作春秋春秋王道之權衡也為天下而不知春秋則大事惑而不能斷大患

蔽而不能察姦慝亂常而經德壞矣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以王道明於春秋也順天理物天王之事春秋首王正先王人所以尊天王也而君道立矣尊法施教諸侯之事也春秋顯忠勤斥僭亂所以正諸侯也諸侯正而臣道立矣事物在所辨治也春秋審是非正得失而辨治之道明功罪在所升絀也春秋原善惡正褒貶而升絀之道行宗族在所親睦也春秋謹尊卑篤恩義而親睦之道於是乎在矣內外在所防閑

也春秋發姦慝之情著禍亂之原而防閑之道於是乎
在矣歲時在所變調也春秋明天地之災形陰陽之變
而變調之道於是乎在矣非特此也美順正誅暴橫所
以律兵戎貴德賤力先義後利所以屈夷狄春秋之道
深且備矣夫欲天理明人倫正紀綱立僞不汩真邪不
害正捨春秋何以哉春秋者以大中之道斷列國行事
而著之言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一時之政也
春秋損益去取百王不易之道也王正月周之正月也

正月必書春謹天時以明夏時之為正也稅畝以畝稅也用田賦以田賦也書稅畝書用田賦謹田法也謹田法以明商助之為善也故曰春秋百王不易之道也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紀時月而書年正月日而書時別遠近而書月酌輕重而書日立天下之本而書王明是非得失而書事歲時月日正於上列國事變正於下天人之道理矣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立天下之經存乎禮處天下之變存乎權撥天下之亂存乎正嚴天下

之守存乎法防危杜患存乎幾闡幽明微存乎理是故其辭約其旨遠其深有不言之意其微有不形之道由辭以窮意因意以觀道天下之變故盡矣言志莫大乎詩言政莫大乎書言分莫大乎禮言變莫大乎易決疑辨事莫大乎春秋詩廢則志意隱矣書廢則事物紛矣禮廢則尊卑失矣易廢則天人晦矣春秋廢則是非舛上下亂矣詩書禮義道之體也春秋道之用也故曰春秋者以大中之道斷列國行事而著之言也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始於魯隱以王者之迹至平王而熄也平王之末法令不行忠佞無別强僭擅國姦臣違命王政不復興矣此春秋所以始於隱公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感時之不遇也春秋終於獲麟以春秋感麟而作也麟太平之物也王道不可得見而麟出於衰亂之時故聖人有感於心而明一王之道也其文以感麟而作復以感麟而終此春秋所以終於獲麟也　論書不書之例曰列

國行事載於國史備矣春秋考事立言爲萬世法非若
史官次其本末而書之也故春秋之法正大事則書明
是非則書著褒貶則書斷疑則書若夫不關國體不繫
利害是非不待顯而後知善惡不待舉而後辨者春秋
皆不書也王正月天王崩葬公即位公薨葬夫人逆至
夫人薨葬內卿卒外諸侯卒葬內外朝聘會盟侵伐若
此之類皆以正大事而書也紀裂繻逆女劉夏逆后婦
姜至姜氏入初獻六羽萬入去籥若此之類皆以明是

非而書也宰咺渠伯糾稱名齊仲孫王人子突稱字諸侯執公卿稱人宋大夫遇害稱司馬晉伐鮮虞稱國荆來聘稱人若此之類皆以著褒貶而書也忽稱世子不稱爵突稱爵名小白入不稱公子糾納不稱子齊子舍未踰年稱君邾世子未即位稱伯王猛稱名王子朝稱立若此之類皆以斷危疑而書也大事正則紀綱立矣是非明則得失正矣褒貶著則賞罰明矣危疑斷則事之難安理之難明者判矣是四者春秋所書之要也聖

人所以闡幽明微而昭示後世者也小白入齊重耳入晉其事一也書小白入不書重耳入者以重耳入其事明小白與糾爭國其事在所辨故也鄭伯突入櫟大夫傅瑕納鄭伯其事一也書鄭伯突入櫟不書傅瑕納鄭伯者瑕納鄭伯其事明突入櫟爭國其事在所辨故也王后書逆止二王姬書逆止二夫人書納幣止二內女書歸止四以兵降者衆矣而書降止二以兵襲者衆矣而書襲止一凡此皆因示義而起者也書郊九書望三

書社五書雩二十七書禘二書嘗一書烝二凡此皆因示變而起者也子同書生尊之也一尊子同而諸侯輕嫡嗣危國本其失固皆見矣伐晉書秦伐許書鄭伐鮮虞書晉狄之也一狄秦一狄鄭一狄晉而諸侯貪冒詭詐更相傾奪其罪皆見矣内書戰不書敗諱之也吴楚書卒不書葬黜之也君遇害賊不討不書葬罪之也凡此皆以不書示義者也齊立公子無虧衛立公子黔牟鄭立公子亹皆不書者其是非明善惡顯其事不繫所

書利害故也然則春秋或應書不書或不應書書或闕
其事首尾不備書其意如此而已故曰春秋之法正大
事則書明是非則書著褒貶則書斷危疑則書外此皆
春秋所不書也傳者顧以為列國告則書不告則不書
其不書者或以偏見曲為解說失聖人立言之意遠矣
論正不正之義曰父子相繼天下之正也宋桓以位
傳繆公而其後公子馮以國卿致難於與夷吳諸樊以
位傳餘祭而其後公子光亦且致難於僚春秋書與夷

之難稱督書僚之難稱吳以明二國之禍起於繆公餘祭所居不正而已矣繼世以嫡天下之正也晉獻公不正嗣位而里克肆逆於奚齊陳桓公不正嗣位而厲公竊國於太子春秋書奚齊曰君之子而不稱君書厲公曰陳佗而不稱爵以明二國之禍起於奚齊陳佗所居不正而已矣配國君必以夫人娶妻不以同姓天下之正也天王以妾母匹嫡而春秋於歸賵黜王臣昭公以吳姬為小君而春秋於卒稱孟子以明仲子之於惠孟

子之於昭其所居不正而已矣晉執曹伯稱伯討罪成公自立之非正也令狐之戰書先蔑奔罪晉逆公子雍之非正也鄭忽復歸書世子罪突以庶奪嫡而害正也蒯聵入戚書世子罪輒以子抗父而逆正也晉人納捷菑書弗克罪趙盾以幼易長而失正也春秋以正立本以正撥亂其道如此而已矣是故違正雖有功春秋所不與守正雖遇害春秋所不廢　胡安國曰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奬忠善者及

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　又曰昔者仲尼筆削春秋見諸行事以示聖人之用蓋人君南面之術人臣輔王體斷國論之準繩也　又曰春秋之書仲尼親筆門人高弟不措一詞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深切著明非空言比也義理精奧最難探測　又曰程子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　又曰夫春秋之法外域內侵則是膺是禦

不與結盟亂賊肆惡則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　又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祥瑞者福慶之兆以為美觀則其心驕以怠災異者禍敗之符以為至戒則其心危以達此春秋垂法待後世之意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為災而先儒以為異按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歷算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雖有常度其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或食於前

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祥此則人為所感之不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月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日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之既者於以見雖常度不可免而人為所感之不同如此則其應亦隨之亦不可專歸之數而無恐懼修省以荅天災矣而況地震山崩水旱蟲螟物怪之變本非有常度者乎隱九年大震電繼以大雨雪已震則不當復雪而有鍾巫之難晉惠公時河上沙鹿崩而有韓之獲宋襄公時五石隕

六鷁退飛而有孟之執成公十六年雨水氷是秋君拘而季孫行父有苕丘之舍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未幾昭公孫于齊公子宋得國其應如影響不可誣也然而春秋因事而書各有意義如書陳災則興滅國繼絶世也甲午宋災則見伯姬守死謹於禮也桓有年宣大有年則見他年皆歉天道之不差也僖公每時一書不雨而六月雨則其閔雨也文三時而併書不雨則惡其無志於民不憂雨也多麋有蜮陰慝之氣欲人君之慎

所感也凡一書再書屢書皆聖人深明天人感應之理
覩災異而不知戒則禍之來必矣以人勝天以德消變
則有其象而無其應若鄭有火災裨竈言曰不用玉斝
鄭又將火子產不用火亦不作此則鄭有令政人勝天
德消變之驗也考於經桑穀共生雉升鼎耳之類是矣
故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未有無其應也
而牽合傅會不明交勝之理則失之矣　所問叔孫婼
見執及至以經考之稱晉人則非伯討也稱執我行人

則不以其罪也以傳證之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婼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婼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之乃不果與又郤范獻子而拘申豐何謂不能以忠信免而貶之也季氏既已逐已之君而昭公孫于齊居于鄆次于乾侯不得入其國矣其葬人之君乃罪之輕者何用變文以示貶乎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也還者事已畢之詞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未復

命於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當是時歸父之家既遣欲
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
也況又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踴而出不失
禮乎故特書還自晉至檉其曰還曰至者以終事之辭
免歸父也衛輒父子之事其義甚微自仲尼門人高第
者猶未能了故子貢問夷齊之為人與怨否而後知夫
子之不為輒也按春秋經文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
也書衛侯元卒趙鞅納衛世子于戚則以罪蒯聵也書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季路爲孔悝之臣使悝勿與於太子之事諒亦以輒爲可以立如公羊穀梁子之説矣其以身死之所謂傷於勇耳與食人之禄而避其難者異矣　又曰先民謂五經之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以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若國有大疑必考證於此而後能決也只如復讎之義經於不共戴天者賊未討則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干以待終事所以訓後世臣子不可釋怨忘親其義至深切矣　又

曰自臨川王氏說行廢春秋不列學官用私意訓釋經術其效至使君臣易位而衣冠無憤疾之情雖頹波及此考其本源誰啟之也　又曰聖人筆削雖孟氏莊周發明大略而微詞與旨要自得於心非理明義精未可及也　又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趙武貶稱人者為助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新得

政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衛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當是時陳貳於楚為孔達計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夫當祭聞大臣之喪而不告禮也今叔弓與祭在宗廟之中而卒于位此禮

之變當以義起者也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弒君父妾婦乘其夫舉世莫之討而天理滅矣聖人為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華夷之辨其微詞隱義抑縱與奪是非進退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見聞到也必多求博取貫通類列非可以一事明也　夫導諛者名亂之原按春秋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者絕諂媚之端垂警懼之戒正天下後世人主之心術也　夫名器者國家之寶按春秋大夫非三命為

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冊非有天子命者不書其官至於有罪雖以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貴或書其名重名器也春秋大一統尊王命惡臣下之分權諱賤人之犯上歴紀王正而不行私朔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副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以嚴分正名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人君職在養民有國者必先固本按春秋凡臺囿門廐土木之書于冊者重民力耳　春秋以好生惡殺為心獨至叛逆之黨必誅而不赦以用兵侵

伐爲戒獨至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見聖人之情矣蓋亂常毀則赦而不誅則天理必滅酷虐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俱肆春秋譏之　又曰周室既衰五霸更盛適當僖文宣之時戰勝諸侯威動天下若侵蔡次陘而屈完服會于首止而王世子定束牲載書于葵丘而五禁行城邢遷杞封衛而諸侯順戰于城濮而夷狄屈朝于王所備物典策而覲禮脩狩于河陽以臣從君而名分

正其功亦大矣聖人備書于策不没其實以示後世是當反覆致詳焉夫齊晉之功如彼而孟子陋之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曾西羞見比於管仲而深畏仲由何也蓋聖門之學惟義是正於利有所不謀惟道是明於功有所不計若齊桓晉文以功利言之則高矣以道義責之則三王之罪人也故仲尼於五霸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襃以示聖學之大要　所寄賊不討不書葬說若欲言例例郤未通盜殺蔡侯申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爲

賊已討故書葬者則當入衛人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者則當從里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公得書葬自别有義也澶淵之會書宋災故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郤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閔乎弑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内貶魯君遍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

也世子弑君在楚商臣自是南蠻又别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弑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諸侯既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也有國者不戒於火雖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十二國大夫會於澶淵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殺父與君之大變以弑逆而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治無名之指而失其肩背則可謂智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遍刺

天下之大夫也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大抵春秋本來明白多緣學者見未通徹曲生私意誤有訓釋失其本旨經意遂迷使大義不顯耳如蔡般弑君事甚昭著只爲後人不知書葬之義便以爲般實非弑而以弑罪加之如許止之例此一段事乃春秋中亂臣賊子極惡重罪無有踰越者乃欲略過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劉絢傳授雖有來歷然亦有不透處如說宋災故只據左氏之說非矣信固是緊要然施於此一段卻無意味伊川

程氏見得便別只云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更不說破使人自看取其旨妙矣　安國所云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通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者於經中事實固有可見者矣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不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言矣清人之序言

髙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記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

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子策明立嫡之重也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其名耳曰頑曰嚚曰傲又其父母昆弟也然虞氏史官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也周人以諱事神於是乎有謚法及至末流忌諱煩而名實亂矣春秋協文質之中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甲午故薨不地滅國稱

取出奔書孫不隱其實既以從虞史之質致婉其詞又以倣周道之文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名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衆妾之可僭書歸賵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冢嗣非孽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紀兵則以救人

為善戰則以受伐者為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候楚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以導乎樂之和者也建子周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盟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戶而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春秋凡此類皆所謂著權制

以盡乎易之變者也是故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豈不信乎　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匄而書晉士匄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按春秋書成當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匄乃恭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

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迴避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　又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令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

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甍謚為文侯則列國猶請謚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家

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予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切於春秋　又曰大易垂訓必建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必興滅國而繼絕世易詩春秋今有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　又曰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

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又曰大一統之法奉天子正朔是矣恐不當更用首年也商周必改正朔者三陽之發天道之微聖人推而行之其用妙矣但人未之思耳非止於易民觀聽也易月之意無可疑者聖人制作萬世不易之典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曾易月之可憚乎一箇春字便是行夏之時正次王王次春則吉意又別也以周書考之嗣子即位於初喪者也踰年之制方欲討論深恐只是國史於此年之首方記即位之

事也春秋之法大復讎然不為復讎而作也復讎春秋法中一事耳幽王寵褒姒黜申后廢嫡子立伯服破滅宗周其罪深大故其父子間聖人所難言也及其賵仲子蹈覆車之轍然後書而深罪之也然則聖人所以不以復讎責平王者其意可見殆與書晉弒其君州蒲之類相近似乎

春秋集義綱領卷上

春秋集義綱領卷中

宋 李明復 撰

朱熹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春秋雖云孔子作如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亦只是寫出魯史只是中間須有改更春秋難看熹平生所以不敢說如何知得上面那是魯史舊文那是聖人改底字若道是聖人不改聖人又何不只用魯史

更作春秋做甚如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穀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這是多少擔負　又或問伊川程氏春秋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取之惡者誅之意只是如此故伊川程子引以為樣耳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

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

問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曰詩亡之本義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或近之也

又曰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二書皆未易看今人不理會二書便入穿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大義易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尊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又曰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忍不得

問春秋曰春秋熹便不敢似諸公道聖人於一字半字上定去取聖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見當時治亂興衰如一部左傳載得許多事也未知是與不是但是道理也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見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無統屬及五伯出如此扶持方有統屬便見得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之政又衰而政又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當時事書之教人見得事是如此人安知是用舊史與不用

而今說此字是孔子作此字是舊文如何見得去何處
勘驗況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
自是好本末自別如後來五伯既衰後如溴梁之盟之
屬大夫出來與諸侯會自是差異自是不好而今堅要
去一字兩字上討意如王人子突救衛這是衛當救當
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從而存得他箇名字而今諸公卻
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又何必如此說如
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

春秋此說得極是春秋只是如此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大槩亦自可見不如他諸公所說如此書便是予奪甚至於日月上也說道有予奪　又問文定公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如此但聖人只是書之使後世因此去考見得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便書此一字他當如彼便書彼一字則恐不然　又問今欲看春秋且

將胡安國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轍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令人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是不合義理者為非亦有謂之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卻精細他都不說破教後人

自將義理去折衷　延平李氏於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備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令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其發明之大旨也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

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卒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　又曰左氏說得春秋有七八分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治孟子集注所云如此曰非

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此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曾果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奥義使人曉不得只以褒貶榮辱人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 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

詳著事迹亦曉他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没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遏之使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遏之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此等

義何難曉　問讀春秋之法曰如他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仔細勘量考索耳　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　易本隱以之顯

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去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或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録是非使人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來賵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於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不得處且道如翬帥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到莊以後

卻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是賜那是未賜三傳惟左氏近之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畧畧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及到定哀之後更不説著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稍做不奈何時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模樣其初是節度使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類皆殺節度使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後便更無奈何這自是其

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間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

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氏呂氏郤看得平　問伊川程先生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　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　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奪底意思　又曰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時王室新東號令不行天下都是散無王莊僖之時桓文造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

一宣公時楚莊方盛强夷狄主盟中國諸侯親齊者亦皆朝楚朝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楚始退去既而吳越又强入來爭伯定哀之朝政自大夫出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宋華向放肆意志終春秋世更不奈何　張栻曰春秋明天理遏人欲以示萬世有國家者之大法故曰天子之事又謂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知之則以爲聖人繼天心而立人極有不可已者不知則以爲專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或云

僭矣　又曰春秋之作其事之大者不過齊桓晉文其文則因魯之舊然其義則聖人有取乎此蓋一句一字之間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方其未經聖人筆削固魯國之史耳及乎聖人有取焉則情見乎辭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云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此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或讀春秋通旨謂

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王正月者心之體也伊川所謂一哉王心箕子無偏無黨是也嘆其妙讀及儀父宋人盟心之妄克段心之賊歸仲子賵心之邪祭伯來心之貳益師卒而不日心之慢曰心却無許多事也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僞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更無所遁其迹故也　又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

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故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攷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呂祖謙曰觀春秋見聖人以禮杜亂名義之間凛乎其不可柰識欲使是非善惡明白故其辭所以微而顯婉而辨若只是為匹夫而作則定不如此微婉既如此則能使上之人善惡昭明如齊桓晉文當時不知其為假仁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譎季氏之强當時

不敢言其非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僭所謂上之人能使昭明不是上之人能使春秋之法明何故春秋之作其法便自昭昭不待上之人使之明也故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便是行事　五霸之霸王政衰則霸者出王政修明則安得有霸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此是三代之伯春秋之伯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不足以與霸或者以勾踐與五伯之例

論諸家得失

程頤曰春秋何為而作哉其王道之不可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紛家執異論人為私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然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絶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藴然其

闢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烝嘗歸復入納灾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乎後奪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茍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彼豈有是哉徒隨其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

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説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之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絶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議詭譎殊狀左氏之傳畧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汎其間爾陸氏之學獨能斥先儒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禍亂明上

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為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次于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已將為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潤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曰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之淺矣其餘稱將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意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

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
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
或問程頤曰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問公穀如何曰又次于左氏左氏即是立明否曰傳中
無丘明字不可考　朱熹曰春秋之書且据左氏當天
下大亂聖人自據其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則付諸後
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
所在竊恐不然　又曰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令人

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桓晉文優劣論　又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霸内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㫖不可不知也看春秋且須看左氏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又曰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宋宣公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　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

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程子蓋因
其說而范呂楊氏則因以爲當世之人也先友鄧著作
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
氏耳　左氏傳是一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
世事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
多訛謬左氏之文及於三家滅知伯故通鑑始於威烈
王二十三年蓋繼春秋也左氏歌詩恐是當時文飾
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或云如

陳鍼子送女先配後祖一段更是不分曉古時豈曾有此禮曰便是他記禮皆差熹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語得鄭重或因舉所斷孔父謂其義形於色仇牧謂其不畏強禦荀息謂其不食言最是說得好曰然或云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都是不是曰是他不曉事底見識只知道有所謂嫡孫承重之義便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

不可以不父其父　又曰公穀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
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有
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
朱熹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又問胡文定春秋曰胡氏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
理會如左氏猶有淺陋處　問於二禮書春秋未有說
何也熹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諸儒學未
至而各立己意正橫渠張載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

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程氏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宋氏春秋駮議其說以左親受經於仲尼以公羊穀梁為道聽途說之學以唐啖趙陸淳為狂憎其集傳纂例皆竊左杜之說辯則辯矣抑有可疑者如隱公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也春秋既正名隱公為諸侯矣會盟征伐莫不稱公又削其即位以為攝則是名不正也昔者

周公嘗攝政矣考諸詩書成王則稱王周公則稱公未
嘗易其名位而以周公為王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春秋豈其若是哉此可疑者一也宰咺歸
賵左以為於惠公則贈死不及尸於仲子則豫凶事也
仲子猶存生而來賵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此其可疑
者二也二年冬夫人子氏薨杜氏以為隱公讓桓為太
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經既正名仲
子為夫人矣六年考仲子之宫又不稱夫人子氏之宫

何也前則夫人之後則妾之何春秋之名實變亂無常如此乎其可疑者三也四年夏君氏卒左氏以為聲子也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定姒亦非夫人而得葬則於例不通為子故削其母之姓而特曰君氏於理無說其可疑者四也隱公薨不葬左氏以為不成喪也按翬使賊弒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固欲掩其弒君之迹歸獄于寪氏矣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暴耶此其可疑者五也左氏果受經於仲尼不應是非

如此之謬也穀梁子則以為隱公之欲與桓讓也夫人子氏薨者隱之妻也公羊子則以尹氏卒譏世卿也隱不書葬賊未討也疑得春秋之旨也故言三傳得失未有若啖氏之精者其言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精公羊詞辨但守文堅滯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其言三家得失可謂公矣故愚於序中有取於啖趙三家者為其所得之

多亦不敢以爲盡也若爲宋氏駮議指爲狂憒竊恐其
言之過耳陸伯冲宗師啖趙著微旨三卷多得春秋要
義宋氏以公穀但廣演左義徒爲繁文以啖陸竊杜征
南註爲之冗說則未曉也且以從上一事明之如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左氏則直以惠公爲再娶以
仲子爲夫人以桓爲嫡子以隱公之居位攝也穀梁子
則以惠公之欲與桓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探先
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故隱之讓桓

不正也其說與左氏正相反矣安得言但廣演左義爲繁文而已乎啖氏則又曰言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内事無再娶之文故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惠公之欲與桓是虧禮而遺禍也此又穀梁子之所未發者安得指爲冗說考尋經文當以左氏爲非以穀梁啖說爲是夫人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夫人殁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若夫存不稱號殁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耳元年歸仲子之賵六年書考仲子之宮

以姓繫字不稱號謚則知諸侯不再娶仲子非夫人矣
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謂桓之母者誤矣夫非所有而據
之者攝也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仲子果夫人桓公
果嫡子則國乃其國也隱何得久攝而不歸也隱不奉
桓為君而自立爭其位則是簒也桓公殺之乃非弑君
其惡亦少減矣春秋亦不應深絶之令乃於隱不書葬
桓不書王冢宰下聘而稱其名諸侯來朝而降其爵榮
叔錫命去天王以深絶之也則知桓公非嫡子矣其於

隱有長幼之序無貴賤之别矣隱公自當有國而非攝矣其欲與桓而不書即位當名為讓矣推此一事其他可知

春秋集義綱領卷中

春秋集義綱領卷下

宋　李明復　撰

總論

論日月時之例曰陰陽消息進退見於日月時正則氣至不失晷度而陰陽節矣故春秋紀日以正月紀月以正時紀時以正年年時月日天道之綱紀也日有子丑甲乙月有晦朔有閏時有春夏秋冬子丑者配甲乙而

相續者也朔者明之始晦者明之終閏者積日月餘分而成月者也春夏者陽來隂往而始乎物者也秋冬者陽往隂來而終乎物者也日月時往來相更終始相循天下事物之變與之更出迭入而末始有窮也春秋因事書日以明日因事書月書朔書晦書閏以明月不以有事無事書時以明時因列國變故書事以明事所以軌天度而律人為也凡大事皆書日謹之也以月見意則書月以時見意則書時盟戰敗滅祭祀卒葬日食之

類皆大事也故書日納幣逆女朝聘之類以時故書時
内女歸書月謹其行也他國以婚事至書月謹其來也
凡公如書月謹其行也大夫如書時降於公也凡公會
書月謹其行也外諸侯會内大夫會書時降於公也大
雩蒐狩城築之類以時故書時雩書月則著見其尤失
時也雩書日則著其用二辛也郎狩書月城楚丘書月
則以歲首重之也凡遇凡次皆書時著其非事而出非
一月也凡侵伐皆書時著其勞民病衆非一月也内侵

伐書月者謹其出也不月者著其久也凡救書月則以解難欲急也凡遷書月謹其出也凡取書月謹其入也殲亡之類不書日者以其取亡非一日也凡執諸侯書月執內大夫書月謹之也執外大夫書時降於君也凡諸侯出奔書月內大夫書月謹之也外大夫奔書時降於君也天王出不書日公孫不書日者自出至鄭自孫至齊非一日也天王入不書日者著王室之亂也公至不書日者著其不謹也古者舉動必順陰陽大閱治兵

書日則又以見擇日而有爲也郊書日廟祭書日則又
以見擇日而有事也凡災異歷時則書時不及時則書
月止一日則書日日食常在朔故日食書日書朔不書
朔者食不當朔也星變或止一日或彌月或累月故星
變或書日或書月或書時蝝螟或止一月或累日故蝝
螟或書月或書時水旱書時以見爲災非一月也不雨
書正月至七月以見爲災非一時也雨雹雨雪或以異
常書或以非時書十月雨雪三月大雨震電此以非時

書也秋大雨雹冬大雨雪此以異常書也麋蝝蜚蜮皆書時紀其為異而已無事書月也隕霜不殺草隕霜殺菽皆書月紀其當殺不殺不當殺而殺而已無事書日也火災地震震廟隕石皆書日謹變之大也凡日當日不日者史失之也盟不書日之類是也不當日書日傳者溢文也内大夫奔書日之類是也亦或變文以示義雩書日姜氏入書日之類是也凡月當月不月者史失之也公如不書月之類是也不當月書月者傳者溢文

也滕子來朝書月之類是也亦或變文以示義城楚丘書月之類是也穀梁以內盟日為信不日為渝以外盟日為惡不日為正稽之於理則不通求之於例則不合失春秋之意遠矣來盟不日者其盟不以來日故也涖盟不日者其盟不以往日故也凡盟自文公以前闕日者多自宣公以後闕日者少遠略而近詳故也內與外盟闕日者少外諸侯外人盟闕日者多內詳而外略故也觸類而推之則春秋所書日月不同其旨見矣

論天王之例曰王者與天合德故稱天王春秋明一王之法皆王者循天理而正人倫者也首止之會殊王世子以屈諸侯温之朝書狩以尊天子君臣之分辨矣君臣之分辨故天理明於君臣之間申生稱世子以罪晉侯不仁蒯聵稱世子以罪衛輒不義父子之恩篤矣父子之恩篤故天理明於父子之間宋共姬稱謚以正其賢魯哀姜稱入以正其逆書納幣書逆女書歸書致女以正其儀書會書享書來書遇以正其亂夫婦之道立矣夫婦之道

立故天理明於夫婦之間縶稱殺以罪遇之寡恩段稱克以罪教之失道兄弟之情親矣兄弟之情親故天理明於兄弟之間故曰春秋之法皆王者循天理而正人倫者也平王之時周道雖絶於天下而天命未絶於周故正月必書王元年必書王正月以王者統天下而一之也王者進退視天取舍視天與奪視天其明如日月照臨其令如風雷鼓舞其澤如雨露浸潤故王正月必書春以王者奉天時而若之也逆女于紀稱王后以明

所至皆王臣也受朝于温稱王所以明所至皆王土也
襄王在鄭稱居以明鄭乃王之鄭也子瑕奔晉子朝奔
楚不言出以明晉乃王之晉楚乃王之楚也茅戎敗績
不書戰以明王無敵於天下也都必稱京師以明王國
受四海之朝也王人救衛稱子寔王人在會先諸侯以
明王命之重也周衰王室不綱周王所以順天理物者
其道不復見矣桓公錫命不稱天以明莊王寵賚逆臣
之失天道也成風賵葬不稱天以明襄王尊欽妾母之

失天道也魯國金賻書求而王庭無四方之貢矣襄王
居鄭周公奔晉書出而王國無四方之土矣二百四十
二年朝王止二而諸侯朝禮不修由此見矣成公如京
師遂會伐秦而諸侯朝禮不欽由此見矣非獨此也以
外交來朝有若祭伯之奪其朝者以外交來聘有若祭
叔之奪其爵者世執國政有若尹氏武氏之稱氏者未
命而行父職有若武氏子仍叔之子稱子者王臣與列
國要信有若尹子單子之同盟者屈辱於戎有若凡伯

見伐者逆后不欽有若祭公稱遂劉夏稱名者毀壞王
師有若劉子侵楚者抗世嫡亂國統有若尹氏立朝者
逆天拂理甚矣然則春秋明天王之法蓋周道絶於天
下也

論朝聘如之例曰諸侯以時入朝臣子之禮也諸侯世
相朝兩君相見之禮也聘問天子以親邦國以禮士諸
侯以省天子以結隣好此先王朝聘之禮也春秋之時
典制大壞諸侯相朝以事大而臣子述職之朝廢矣諸

侯相聘以修好而臣子問安之聘廢矣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公朝于王所二公如京師一臣如京師五踐土因王在會而致朝禮焉河陽則以臣名君而致朝禮焉成公則因過京師而修朝公子遂則因過京師而修聘至於列國述職問安之禮闃然無聞此則臣子朝聘不通於王室者也强者肆威弱者奔命聘不以時朝不以世小國懼難則修朝大國結黨則修聘齊楚之屬大於魯則魯往朝之而齊楚不至焉邾滕之屬小於魯則

邾滕來朝而魯不往焉陳衛之屬匹於魯則彼此有聘而無朝魯小於齊楚而強於邾滕則大國無朝而有聘此則諸侯朝聘交通於列國者也春秋之法諸國朝聘于魯者書曰朝聘所以明其迹而紀其亂也魯朝聘于諸國者止書曰如所以黜其朝聘而正其亂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書曰朝于王所罪其失禮也獨公書朝而諸侯不書不與諸侯之成朝也成公之朝于京師也止書曰如而不曰朝為其非朝禮之正也魯大夫之聘于

京師也止書曰如而不曰聘爲其非聘禮之正也祭伯
之來朝也獨書來而不稱朝不與王臣之出朝也祭伯
之來聘也獨書字而不稱爵不與王臣之出聘也
論盟例曰凡盟内爲主稱及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
外爲主稱會公會齊侯盟于艾是也其在魯地雖外爲
主亦稱及賓主之義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是也雖在
魯地列國已先結盟而我往會之亦稱會他國已推一
國爲主則魯不敢不先之也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是也外諸侯盟則以主盟者為首而從盟者次之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是也凡盟謀有先後事有善惡其事善則首盟者其功大其事惡則從盟者其過輕春秋分內外別先後所以辨主盟之國而次其善惡也來盟者彼就盟于我也謂之來者彼來成之也內不書主盟則以我國為主故也莅盟者我就盟于彼也謂之莅者我往臨之也外不書主盟則以彼國為主故也閔公之被難也齊高子以省難來盟有存亡繼絶之功此來盟之善

者也僖公之初立也公子友以繼好如齊涖盟得事大保國之道此涖盟之善者也尹子柯陵之盟單子雞澤之盟劉子平丘之盟皆諸侯上與王臣為盟書曰同盟罪諸侯之卑王室也王世子首止之盟宰周公葵丘之盟劉子皐鼬之盟諸侯不敢與世子王臣同盟書曰諸侯盟于首止諸侯盟于葵丘諸侯盟于皐鼬善諸侯之尊王室也凡大國之盟皆小國不得已而從之也若乃小國與之同欲亦書同盟幽之再盟書曰同盟以列國

皆欲聽命於齊鄭人若楚而欲從中國也新城之盟斷道之盟書曰同盟以衛侯鄭伯欲請平於晉魯侯衛侯曹伯欲與晉伐齊也虛朾之盟重丘之盟書曰同盟以魚石叛宋諸侯皆欲同力救宋崔杼亂齊諸侯皆欲同心討齊也蟲牢之盟馬陵之盟書曰同盟以鄭不即楚而從中國諸侯皆同心外楚也凡此八盟皆小國與大國同欲而書同盟者也凡同盟之國反覆違盟者亦書同盟罪其同盟於前而復違於後也清丘之盟諸侯欲

討貳恤病也既盟之後宋伐叛國而衛救之楚伐與國
而晉不救書曰同盟責晉衛之失信也蒲之盟與諸侯
同心為盟也既盟之後晉人執鄭伯晉欒書伐鄭書曰
同盟責晉之失信也戚之盟亳北之盟皆鄭伯外楚而
從晉也戚盟口血未乾而鄭公子喜侵宋鄭伯從楚戰
晉書曰同盟責鄭之失信也戲盟口血未乾而鄭公孫
輒從楚伐宋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亳盟口血未乾而
鄭伯從楚子伐宋書曰同盟責鄭伯失信之甚也凡此

五盟皆以大國反其令小國違其約而書同盟者也責王貢以討不庭服夷狄以安中國名陵之盟也尊王室以崇大義翼戴天子以示大順首止之盟也上明先王禁令下修列國訓戒使諸侯莫敢違法以歸于正葵丘之盟也是三盟者齊桓惠安天下之功於是乎在矣能使仇敵釋怨而從者柯之盟也能使列國順命而聽者幽之盟也能使遠人背敵而來者貫之盟也是三盟者齊桓屈服天下之功於是乎在矣詭之盟齊以難託魯

而魯不能終其託者也落姑之盟魯以難託齊而齊不能終其託者也溴梁之盟大夫為主大夫主盟而諸侯圖治之功衰矣蜀之盟夷狄為主夷狄主盟而中國撥亂之功衰矣凡盟公及會則稱公卿及會則稱名微者及會則外稱人而內不名若乃外稱卿而內不名志內之失也及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外稱人而內稱公貶外而人之也貶外稱人而公之失見矣

論入例曰凡諸侯卿大夫自外反內曰歸自外至內曰

入以歸對入歸內辭也入外辭也凡反國歸為順入為逆春秋書歸書入所以别内外明逆順也歸順而入逆春秋之大法也歸者書入者書歸春秋之變文也歸者書入以入起義而正其入也入者書歸以歸起義而惡其歸也紀季姜歸京師王姬歸齊伯姬歸杞蔡季歸蔡衛侯鄭歸衛蔡侯廬歸蔡陳侯吳歸陳凡此皆以歸為順者也鄭伯突入櫟莒去疾入莒宋魚石入彭城晉欒盈入晉衛孫林父入戚紀季以酅入齊凡此皆以入

為逆者也突以不正歸鄭赤以不正歸曹晉趙鞅以叛
逆歸晉衛孫林父以叛逆歸衛宋華元以爭亂歸宋凡
此皆變入書歸以起義者也姜氏以夫人入魯許叔以
公弟入許小白以公子入齊衛侯朔以衛君入衛衛獻
公以衛君入夷儀王猛以王子入王城敬王以天王入
成周凡此皆變歸書入以起義者也凡歸書復歸者明
其已絕而復歸也忽書復歸則以鄭立突主國忽位已
絕於鄭也曹伯襄書復歸則以晉執曹伯畀宋共公已

絶於曹也衛侯鄭書復歸則以衛立叔武主國成公已
絶於衛也衛侯衎書復歸則以衛立公孫剽主國獻公
已絶於衛也衛元咺書復歸則以晉文歸咺爲臣子咺
罪已在所絶故也凡入書復入者其明已絶而復入也
宋魚石書復入則以魚石志於圖宋其罪在所誅絶也
晉欒盈書復入則以欒盈志欲圖晉其罪在所誅絶也
晉趙鞅不書復歸則以其罪明於叛故也衛孫林父宋
華元不書復歸則以其罪明於所自故也宋華亥向寧華

定仲佗石彄公子地不書復入則以其罪明於叛故也
鄭良霄宋樂大心不書復入則以其罪明於所自故也
書所自者不書復入書復入者不書所自明於罪之大
者見意而已矣衛侯鄭書復歸又書自楚者以著楚人
之善也衛元咺書復歸又書自晉者以著晉文之惡也
凡自一以得外之援一以恃外之力得外之援者著其
獲功也恃外之力者著其逼内也蔡季歸自陳衛侯鄭
陳侯之弟黄歸自楚自之善者也衛孫林父宋華元衛

元咺歸自晉自之惡者也凡入書自則其入皆以惡逆
而已矣入外辭也公羊謂入為出入惡誤矣王猛遇亂
入于王城敬王犯難入于成周乃入之無惡者也豈可
以為出入皆惡乎歸內辭也公羊謂歸為出入無惡誤
矣突以奪正歸鄭趙鞅以叛歸晉孫林父恃晉歸衛華
元恃晉歸宋乃歸之惡者也豈可以為出入無惡乎復
歸者已絕而復歸也公羊謂出有惡入無惡誤矣衛元
咺以臣抗君其復歸也可以謂之入無惡乎復入者已

絶而復入也公羊謂出無惡入有惡誤矣魚石欒盈皆以大罪出奔其復入也可以謂之出無惡乎

論救例曰禍患相救諸侯之義也書救善之也救欲盡力救書人責其救之不力也救欲速進救書次責其救之緩也伐鄭諸侯遂救許善之也以其不反兵赴于許也救徐諸侯遂次于匡疾之也以其不進兵止于匡也楚以陵弱伐鄭而諸侯救之善之也以其守蟲牢之盟也宋以討貳伐陳而衛人救之疾之也以其背清丘之

盟也三國次于聶北而後救邢罪其赴難不急也叔孫豹以師救晉而次于雍榆罪其違命不行也魯救成至遇則救之無勇者也晉伐楚救江則救之失謀者也宋伐齊喪而狄救齊傷中國狄之不若也魯戍鄭虎牢而楚救鄭傷中國楚之不若也楚為陳害而吳救陳傷中國吳之不若也

論次例曰駐師於外曰次次有二義一則書次以示危國公次于滑次于成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次于垂葭次

于遂蒢此則罪其師出無名也師次于郎以俟陳蔡齊師宋師次于郎此則示魯之危也乃若繼事書次則次有善惡齊桓伐楚次于陘則次之善者也諸侯救徐次于聶北叔孫救晉次于雍楡則次之惡者也伐事以次為善救事以次為惡伐而次以其有需待之意也桓公師次于陘而屈完來盟以此救而次以其不免於難也救徐次于匡而楚人敗徐救邢次于聶北而邢遷夷儀以此

論執例曰凡執諸侯大夫不以有罪無罪執者皆貶稱
人罪其專執也惟晉厲公執曹伯既得其罪又歸京師
故稱侯晉執虞公執鄭伯執衛侯執曹伯執莒子邾子
邾執鄫子宋執小邾子執者皆稱人而見執者皆不名
以執者有擅執之誅而見執者無可絶之罪也厲公執
曹伯稱侯則以執得其罪也曹伯不名則以聽命於王
也宋執滕子嬰齊晉執戎蠻子亦稱人稱名則以滕子
戎蠻子其惡亦在所絶也若乃因會因入書執而稱侯

者特以執繼上事而已非侯執也故執者雖稱侯而見執者亦不名晉侯入曹執曹伯楚子會于盂執宋公是也甯喜背君之罪大矣然晉執甯喜乃以助林父而不以其罪也季孫意如專國之罪大矣然晉執意如乃以聽讒愬而不以其罪也宋仲幾罪在不受功晉執仲幾雖以其罪而不以王命也故肆逆如甯喜擅命如意如違命如仲幾王法在所誅殛而執者亦貶稱人以其執之不以其道也宋執鄭祭仲則在我有奪正之誅齊執

陳轅濤塗則在我有不反已之過晉執季孫行父則在我有聽僑如之失執人以逆而不以順執人以怨而不以怒執人以讒而不以正在王法已不容矣而況執不以命者乎行人所以通國之信也國有不善過在國不在行人則兩國之信由此不通矣書執行人罪諸侯之不智也

論遂例曰遂繼事之辭也遂專事之辭也遂有善惡安利社稷抑强扶弱則遂之善者也慢命生事蠹民敗國

則遂之惡者也觀其事原其意而遂之善惡見矣祭公
專以王命逆后也既而因以私事朝魯首書祭公之來
而次書逆后為遂事罪王臣之不欽也公子結專以君
命出盟也既而因以私事媵陳人而次書鄄盟為遂事
罪諸侯大夫之不欽也公子遂聘于京師又以聘事適
晉書遂如晉罪其輕王室而失聘之道也成公朝于京
師又以伐事適秦書遂會晉侯伐秦罪其輕王室而失
朝之道也季孫宿奉命救台而違指入鄆書遂入鄆罪

其生事也公孫歸父奉命出聘而不反命奔齊書遂奔
齊罪其棄命也文公取須句遂成郚罪其勞民也齊侯
侵我遂伐曹齊侯伐衛遂伐晉士鞅伐鄭遂侵衛罪其
遷師也滅偪陽書遂則罪諸侯因會而滅國也城虎牢
書遂則罪大夫因會而城邑也公與大夫如齊書遂則
罪其不能制也諸侯伐楚書遂則罪其行師之不正也
諸侯次匡書遂則罪其救徐之不前也凡此皆遂之惡
者也諸侯遂救許則善其急於解難也諸侯遂圍許則

善其急於討叛也曹伯遂會圍許則善其急於從王也
遂事之善見於春秋者惟此而已矣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集義綱領卷下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俞　鳳